

相關機構簡介

浩劫紀念博物館

楊宗瑋

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技正

美國政府設立的浩劫紀念博物館（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）是一座相當年青的博物館，建築物本身就是一件獨特的展示品，展示設計更是處處扣人心弦，紀念人類史上一場慘痛的浩劫，以及在那場災難裡喪生的六百萬猶太人和五百萬異己份子，並盼以此館籲請人們記取教訓，沉思、反省、開創和平的未來。

紀念館位在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西南角，一九九三年四月甫開幕，立刻造成轟動，人潮的壓力，使得館方採取了限制入館人數的措施，每天從早上九點鐘開始，對著外面大排長龍的觀眾，免費發放當天的門票，票上分別印妥入館時間，藉以分散人潮，每天管制入館人數為四千人，開館迄今，依然天天客滿。

館舍的正門由一弧形框架結構包被，緊臨第十四街，夾在左右兩棟政府建築之中（圖一 a），整體建築意象，刻意配合四周特區的政府及史密森尼亞博物館建築群；莊嚴、穩重、保守、對稱，外牆全以灰色石灰石貼面，高度亦和附近建築一致，地上五層，地下一層。面臨十五街處留有一小型廣場，取名為艾森豪廣場，廣場上安置了兩座由Joel Shapiro設計的雕像；行政管理部門和餐飲部位在廣場北邊的另一棟建築內。

觀眾自十四街旁的正門穿越了弧形框架外牆，面對的是兩座鋼鐵構架的玻璃門，建築師的手法開始展現，右側的鐵架門與玻璃牆面扭轉了大約四十度，不合理的安排，似乎暗示已近入了一個失去秩序的世界；穿過了一個三角形的轉換空間，失序世界的意象更強了。中庭取名為見證廳（The Hall of Witness），陽光穿過上空扭曲的鋼架玻璃屋頂射下（圖一 b），入口側有一斜置的L形的過度空間，也是以鐵架構築，L型兩邊各設一條木板凳，這是整個中庭唯一的坐位。狹長中庭（20m×64m）的兩側是紅磚砌成的建築，二樓以上造形區隔成磚塔；外牆以角鋼包紮裝飾，令人聯想起集中營裏的焚化爐，由於長期使用，得以角鋼屯紮起來以防止其崩裂（林洲民，1993）。中庭的燈設計成探照燈樣，嵌在磚牆

之內，外罩百葉窗，有種像是在集中營裏，隨時會有強制動做的肅殺感覺。地面有一道斜置的軸線，是寬二十公分、亮著底光的磨砂玻璃，上空的鋼樑亦沿著這道軸線架設，軸線末端為樓梯的邊線，樓梯順著軸線向上，下寬上窄，通往一道拱形磚門，是常設展示區的出口；左邊的樓梯順著軸線向下，上窄下寬，可通往地下層。

觀眾必須排除等待，依序進入一樓左側的電梯，電梯也是以硬、冷的鋼鐵螺栓組裝；觀眾擠在狹窄的電梯裏，慘綠色調的映像管就開始放映一段無聲的紀錄片；每個訪客手上都拿著一張印有一位受難者照片和生平簡介的小卡片，人們的情緒開始被導引，逐漸與受難者共鳴；電梯直上四樓，電梯口有兩間視聽室，第一間播放二次大戰以前希特勒崛起的紀錄片，第二間播放二次大戰期間納粹迫害異己的紀錄片，片長各二十分鐘，視聽室各可容納五十人。

本館展示部分由紐約Ralph Appelbaum Associates Incorporated 設計，展示內容以時間序列展開，展示動線依順時針方向逐層往下，自1933年納粹黨的苗壯開始，以歷史文件、照片、實物，配合大篇幅的文字說明，平鋪直敘的記述著納粹的陰謀，如何一步一步有計畫的壓迫猶太人，如何從分批逮捕下獄，到後來大規模的送進集中營，進行種族滅絕的大屠殺。訪客沿著參觀路線走回歷史，穿過載運猶太人的火車廂，一步一步的走進了集中營。

三樓的展示時間序列，定在納粹氣勢極盛的1940年至戰爭末期的1944年。館方向歐洲各地的集中營博物館收集了許多藏品或複製品，成排的牙刷、成堆的膠鞋以及取自受難者身上的首飾等物品，營造了相當程度的震撼；但最令人激動的，當是進入毒氣室的一幕了，設計師安排了一座毒氣室的剖面縮尺模型。受難者被納粹告知，在最後的淋浴後就將送出集中營，受難者卸除了身上的衣物，走進毒氣室；隨著室內人口的增加擠迫，人們逐漸感到驚恐，許多人歇斯底理的往前爬，爬到他人頭上，有人哀號、有人暈倒。所有的痛苦荒亂，都在毒氣灌入後，全副上了句點。

南北兩棟建築物之間，每樓層的東西面，係以鐵架玻璃構架的天橋相連。訪客繞著中庭見證廳以螺旋狀行進，每經歷一個血腥的展示歷程後，天橋恰好提供了一個緩衝空間；訪客可以倚著鐵架，望著見證廳扭曲的結構，緩和心情，準備進入下一個展示區。

二樓展示安排自1945年至現在，介紹戰時歐洲各地的地下反抗軍，如何冒著生命的危險，英勇的援助猶太人，以及部分猶太人如何在德國友人的幫助下隱藏求生；一艘當時載運猶太人偷渡到瑞典的救難船，也成了很具說服力的展示品。有一空間播放生還者的回憶錄音，訪客心情沉重的聆聽著。而戰後猶太人如何建

立了以色列這個全新的國家，如何重整家園，也有深刻的描述。

最後，訪客被引導來到了二樓西邊的懷想廳（The Hall of Remembrance），這是一棟六角形的大廳，空間高挑，外圍以柱列形成了一圈區隔，石材砌成的內壁，莊嚴、寧靜；陽光自屋頂天窗祥和的撒下，整個空間洋溢著溫暖的氣氛（圖二 a）。內圍正前方黑色花崗石臺座的中央，有一束火燄，不停的燃燒著，象徵人類對自由、正義的追求。大廳外牆折角處，各裝了一扇窄、高的長窗，長窗往上延伸，給人一種崇高、神聖的感覺；建築師成功的塑造出了一個宗教性的空間。走近長窗向外望去，可看見華盛頓紀念碑到傑弗遜紀念堂之間的廣大綠帶，使人們從剛才經歷的沉痛經驗裏拉回現實。惟有石階旁，鐵製的扶手顯得礙眼，似乎將集中營裏的憤怒，牽連到此，讓人怎麼樣也拋不開。

四、三、二樓是常設展示區，因為有太多殘酷的紀錄展示，所以館方對觀眾的年齡層設限在十一歲以上。另外在一樓的北側建築內，安排了一個展示單元，取名為“丹尼爾的故事”，這是專為八歲以上的兒童設計的展示區；主題以一個名叫丹尼爾的八歲猶太小孩所寫的日記貫穿全場，展示場佈置成猶太家庭的模樣，溫馨動人；讓訪客透過一個猶太小孩的觀察，瞭解浩劫發生前後，一個猶太小孩的經歷。

五樓的功能是資訊及研究中心，有專用電梯上下；南側建築是開架式的圖書館，設有舒適溫馨的閱覽桌椅，邊間是一排研究室。走過天橋，北側空間是美國“浩劫”研究所，該所負責收集研究與浩劫有關的各項資料如：檔案、書籍、照片、地圖、影片、錄音史料和劫後餘生者的資料；目前已建立了頗具規模的資料庫，並且仍在擴充中，觀眾可使用位在二樓 Wexner Learning Center 的交談式電腦，以多種方式查詢，20英寸觸控式顯像器可顯現各項資料的文字、影像、錄音和影片檔；電腦共有三十台，每台可供三人使用；因為遊客使用頻繁，每人使用時間限制為二十分鐘。

在一樓左側三台載客電梯旁，有一間衣帽間，可供訪客免費寄存行李，還有輪椅及嬰兒背架出借。再走過去，是建館捐獻者的紀念室，室內空敞，四壁以石刻其姓名，永為紀念。賣店專售與本館主題有關的書籍文物，有專用樓梯下至地下層賣店。

地下層設特展室，不定期舉辦特展；中庭下面的空間，設計成教育中心，旁邊有四間學習教室；磨砂玻璃軸線的下面，因為結構的需要，建了一道承重牆，設計師將之安排成 Wall of Remembrance，上面貼滿照片並附上說明。另有一間約可容納一百人的視聽室（Helena Rubinstein Auditorium）；懷想廳的地下層，利用其六角形的造形，設計成了一間可容納二百五十人的六角形電影院（

Joseph and Rebecca Meyerhoff Theater)：建築物西南角，配置了貨運電梯，可通抵各樓層。

建築師傅利德 (James Ingo Freed) 以其獨特的手法，苦心經營，將這場浩劫與悲慘，一一反應在這一座建築物之上。建築物的每個角落，每種使用的材料，俱見匠心。建築的營建技術亦相當優良，無論預鑄架構、鋼結構、鋼筋混凝土結構、砌磚、砌石、粉刷、收邊，處處皆見精準。展示設計師亞伯班 (Ralph Appelbaum) 亦展現其高明與專業。設計師卓越的表現，除了每天爆滿的觀眾所代表的喝采之外，還受邀至白宮，接受美國總統柯林頓的表揚。

這樣一座博物館，樓地板面積超過三萬平方公尺，共經過十年的策劃以及五年的興建，方才完成。博物館是百年大業，深受大眾注目，建築和展示更是藝術與哲理的結晶，須經過多少的深思、檢討與修改，方能逐步完成。以國內的公共建築環境而言，政策性的宣示，仍然大於實質性的考量；工期的壓力、預算的管制、設計變更的嚴格限制，每對建築文化的發展，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。

有人質疑，這樣的博物館為何不座落在柏林，而偏要擺在華府，如果美國真要為受迫害的族群興建博物館，怎麼說也得先考慮受奴役的黑人或受壓迫的印第安人；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典藏庫裏，為什麼會有著三萬多顆印第安戰士的頭顱，這個問題倒也頗令美國人感到尷尬；基本上美國人深信自己是正義的化身，或許也因為猶太人在美國的影響力，所以使美國政府不能自外於那場發生在歐洲的文明浩劫，因而有了這一座博物館的誕生；幸而一座以印第安藝術為主題的博物館，已經開始規劃，將建在國會大廈左前方的空地上，對其國內的印第安族群來說，可能會稍感安慰。

參考書目

林洲民

1993 歷史的見證：美國猶太受難紀念館，建築師雜誌 226：148-151。

鄭麗園

1994 當年歷浩劫、今日慶豐收：從”華府浩劫博物館”看燃燒全球的猶太熱，民生報五月十三日42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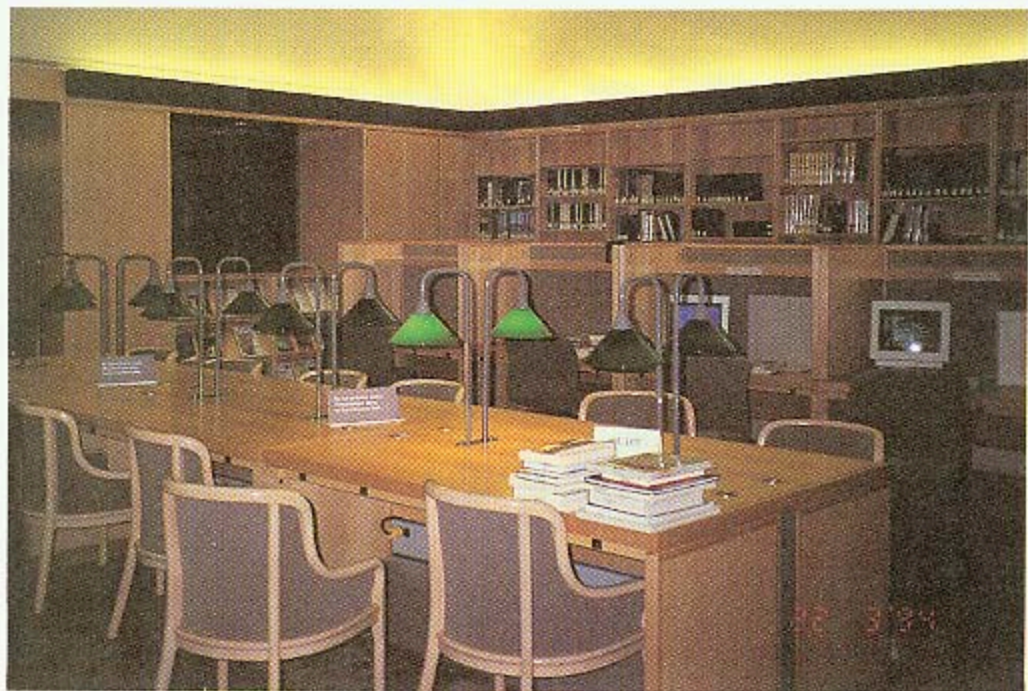
圖版一a 博物館正面和兩旁的建築格調一致



圖版一b 中庭見證廳扭曲的結構塑造出失序的意象



圖版二a 懷想廳營造了宗教性的氣氛



圖版二b 博物館內圖書室及閱覽室